

明風傳

王熹 / 著

我幼年饱经战乱

只想安安稳稳逍遥一生

不想小小一个玩笑

注定我征战沙场

血染征袍

我少年与她相识

只想相濡以沫琴瑟相和

只是纵然武功盖世

终究却无法将她挽回

旌旗猎猎

精魂悠悠

看我贞观繁华初现

看我明风铁骨柔肠

……

河北大学出版社

明風傳

王熹／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MINGFENGZHUA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明风传 / 王熹著. — 保定 :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666-0937-3

I. ①明…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5319号

责任编辑:王殊宁

胡素杰

装帧设计:赵 谦

责任印制:靳云飞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1/16(710mm×1000mm)

字数:320千字

印张:18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印次: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66-0937-3

定价:29.00元

序 言

事先声明,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骨子里却充满了极端的浪漫主义精神。

我相信神话故事中那些可以腾云驾雾的家伙或许真的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原因很简单,存在即合理。我们可以去解释古代人们只是因为对大自然的穷奇威力心醉折服而将之神化,或是飞天遁地吞云吐雾移山倒海充满了向往而想象了那些神话人物,抑或是对于上古先人进行了充满浪漫色彩的造神行为。比方说黄帝,从考古来讲确实存在着一位轩辕氏的族长,能力极其出众,死后人们将其化为图腾崇拜祭祀,而赋予其可驾驭雷电的能力。

只是我个人更倾向于曾有地外生命造访地球(或者对于外星人来讲称为水球更恰当一些),然后他们先进的科技在原始人眼中自然被视为神迹。至少目前来讲,依靠人造外骨骼(这样才能依旧保持于类人形)来进行短距离飞天或长距离跳跃来造成类似于飞翔的效果,或者以强悍绝伦的武器改变地貌推平山岳已不单纯是理论。

所以说,任何非常先进的技术,初看都与魔法无异——引自阿瑟·克拉克,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之一。

扯远了,言归正传。正因为我是一名无神论者,所以我更倾向和喜好于弦理论所创造的那可能存在的无数平行世界。或许在某一个世界里,我放荡不羁沉迷于玩乐,或者困厄交迫正颤抖了向衣服内塞旧报纸,可惜,至少到目前为止,无论如何我们这些世界都是毫不相干的。

这有些类似于神话中那仙界、幽冥或者西方的天堂、地狱,我比较倾向于一种观点:所有的世界全部处于同一位相,只是处于不同的波段而无法相互干涉。好比我们的世界是七彩的可见光,那仙界便是暖洋洋的红外线,幽冥则是杀伤力极强的紫外线,同为波动光所属,却各行其道。或许有一日我们能够突破频率的障碍去探寻其他的世界,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可正因为平行宇宙的存在,我骨子里的浪漫主义让我可以去放胆地想象那个世界到底是种什么模样。当然,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文明社会的发展总是具有其共同性和进化的相似性,所以文明的发展即便再怎么奇葩,也终究脱离不出几

种社会模式，至多在某些方面有了某些看似奇怪的风土人情却因其所处的生活环境而合情合理。

那么，或许当真存在着一个世界中，某个名为大唐的封建王朝中，一个名叫尉迟明风的青年，有着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爱恨情仇，也就并不奇怪了。

我相信他的存在。

作者总是将自己的人格赋予作品而表达思想，无论这思想是否纯洁高尚是否振聋发聩，它仅是作者的声音，来自心内的呐喊。

正因为神不存在，我便更相信人对于自身的作用和人与人之间的羁绊。花开花败，缘起缘灭，或许不经意间的走过路过，回眸偷忘，便是刹那永恒。

这么讲来，多少有了些浪漫主义的情结。

荣格说人的心灵终究归结于情结之上，至少其行为与思想的方式始终受制于情结而极具规律，除非外界的强烈冲击使其改变。

那么人与人的际遇，便可称得上是那种冲击么？

以无神主义进行假设，以浪漫主义去大胆推想，再以辩证的研究精神去逐步推导而构成了这整个世界。

这便是我笔下的大唐，一个逐步兴起正向巅峰迈进的帝国。

这便是我笔下的尉迟明风，一个在帝国中为了家人努力的中等权贵。

社会的发展有其必然性，而人物的性格也决定了其一生成败。

或许这就是从开始便看到了结局？或者叫命中注定？

我不相信命运，但我相信缘分。

缘分到了，要么会有新的开始，要么会有旧的终结，然后便是那新一轮的传奇。只是无论故事精彩与否，与前人无关。

正如圆圈，每个点既是开始，也是终结，而从宏观的时间与微观的空间来看，每一个轮回看似相似，实则迥然不同。

我们无法改变过去，我们无法预知未来，芸芸众生的我们能做到的，仅是把握现在。

那么，至少现在，让我们抛却尘世，梦回那一千三百年前的大唐，随明风一道徜徉于长安城内的朱雀大街，拼杀在茫茫西北的大漠烟沙，沉溺于素手添香的温柔，感受那命舛多难的无奈。

祝大家开卷有益。

尉迟明风

字于甲午年八月廿二，月夜潇湘

楔子

我缓缓开眸，只见周遭一片莹白，无天，无地，四野无垠。垂下头来，身子却如那初生婴孩，不着寸缕遮身。茫茫四顾，无边无沿，唯有死寂一片。

我依稀记得自己昏倒于坟茔之前，却不知为何落于此处。

“可有人在！”我欲纵声疾呼，而话未出口便已听之不见，欲挪动身子，却无奈觉察自家动弹不得。于这空寂荒凉所在，我听得，看得，却改变不得。

无星月穿梭，无金乌飞驰，时间于我，已是不可考量，便纵是世间岁月悠悠逝水千年，恍然梦醒，也不过黄粱一枕，弹指刹那。

既是无力相争，亦无事可为，索性静思这三十年倥偬戎马，爱恨离愁。如今一切成空，确是当真如古人所云，前尘旧事，不过过眼云烟。

佛曰：人生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故而修宏愿以斩却烦恼，妄求超脱红尘而享来世丰裕，殊为笑也。

人皆叹世事艰辛，遭逢辛苦，不过争得气息寸缕。奈何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人道不公，而万物相争如刍狗，生而惶恐，死则相畏。故天地间走兽者鳞羽虫，草木者根叶花，莫不是强者恃强而强极，柔弱无力则命舛。然天之道恒健亘古，损有余而补不足，故而物转轮回，无恒强，无恒弱。且看千百年后，笑那强者因强极而灭，柔弱借残喘得生。

思及此处，忽而听得身畔音起，似是耳畔低语声不可闻，又如黄钟大吕般震入人心：“何为天地人？”

我洒然一笑，字顿答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话即出口，仍似初来时那般言语出口而声不可闻，但我心中却知晓这言辞话语已是久久回荡于此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那声音又问：“汝为何人？”

我如挣脱束缚，挺身迈步，近前答道：“旁人眼中，我不是我；我听旁人而思及己身，我不是我；万物澄澈如镜，我若见之，仍不是我；唯有扪心自问，我才是我。”

声音笑道：“既如此，何去何从？”

我迈步向前，身子渐渐淡去，口中犹自笑道：“我身明亮，如光晦遍洒四方；我心如风，无拘束遨游飘荡。何去？何从？与我何干！”声未几，我已是无影无踪。

又或一瞬，又或百年，那声音重又回荡：“心处囚笼，人生何处无死地；心若自由，却又有甚么可再束缚于你……”

声音淡去，只余这莹白所在，依旧无天，无地，四野无垠。

目录

序言 /1

楔子 /1

序章 /3

第一卷 少年逍遥

第一章 谁忆偷言轻助，踏马朔北，战浴血峥嵘。幸虬髯怜悯，修艺寒洞 /7

不过盏茶功夫，我身边马匪已是层层叠叠，我只能背向二郎君守住一侧，耳边听着号令，脑中已是一片麻木，手中横刀只是砍，砍，砍，身上也不知受伤几处。

第二章 武灵戍守，虎口飞救，冥冥今生相伴，机缘捉弄 /35

我正出神，忽听得身后约是三五丈余传来一声尖叫，几如穿云裂日。我猛地回身，却见那几位女眷亦是尖声而叫，我远远望去，只见林间一道黄影闪过便没了踪影。我不及细想，身形闪动便向声来处纵去。

第三章 更难见、叹俏丽容颜 /69

佳人貌美，身倩如花，冷面下一身气质清韵温婉，我与她相识数年，幼时天真烂漫已渐是变得典雅柔情。

第二卷 喋血沙场

第一章 狄戎连年进犯，至尊震怒，剑指庭彤。征万里、魑魅魍魉成空 /103

二千精骑见主帅如此勇猛威武，热血下高声呼叱，只见滚滚马蹄声中激起层层尘

烟，被马队裹挟向前疾突，远远望去，便如一条褐黄土龙，张牙舞爪、隐露狰狞，带了冲霄杀气扑上前去。

第二章 家宴谈笑，欢悦两情，羨煞神仙眷侣，携手与共 / 131

彤儿俏脸微红，扭捏一番衣角，口中开阖欲言又止，半晌方才羞涩道：“坏人，嬉皮笑脸……我，我去看书了……”说罢，连跑带颠，飘忽晃出门去。

第三章 话情浓、恨时光匆匆 / 158

我偷眼转向女眷，众长辈夫人言笑晏晏，互是打趣调侃，彤儿面泛桃花，被尉迟家女眷问得羞红不已，时不时望了我这边传出几声轻笑，大约是听说了我少年糗事罢。

第三卷 寂寞烟花

第一章 玉门解甲，楼兰绮梦，四野荒洪。三更夜、笑孤城惶恐 / 197

高昌自我大唐边陲向西约七千里，其间需跋涉二千里沙碛，幅员宽广，黄沙遍覆，地无水草天无片云，冬风寒冻夏风如焚，着实当得起“天堑”二字。

第二章 少白首、渺渺无语问苍穹 / 224

我抱着梦云，佝偻了身子慢慢跪下，死死咬牙不发一声，只是双眸中泪下如雨，落于地上瓣瓣而碎，洇湿点点。

第三章 经行处，却殇心英雄，寂寞烟花人轻纵 / 249

我略略苦笑，手指微松，掌心玉佩无声入水，泛起点点涟漪，幽幽袅袅沉下秦淮河中，与那千百年来河中沙石滚做一处，再无半分迹象。

后记 / 277

楔 子

我缓缓开眸，只见周遭一片莹白，无天，无地，四野无垠。垂下头来，身子却如那初生婴孩，不着寸缕遮身。茫茫四顾，无边无沿，唯有死寂一片。

我依稀记得自己昏倒于坟茔之前，却不知为何落于此处。

“可有人在！”我欲纵声疾呼，而话未出口便已听之不见，欲挪动身子，却无奈觉察自家动弹不得。于这空寂荒凉所在，我听得，看得，却改变不得。

无星月穿梭，无金乌飞驰，时间于我，已是不可考量，便纵是世间岁月悠悠逝水千年，恍然梦醒，也不过黄粱一枕，弹指刹那。

既是无力相争，亦无事可为，索性静思这三十年倥偬戎马，爱恨离愁。如今一切成空，确是当真如古人所云，前尘旧事，不过过眼云烟。

佛曰：人生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故而修宏愿以斩却烦恼，妄求超脱红尘而享来世丰裕，殊为笑也。

人皆叹世事艰辛，遭逢辛苦，不过争得气息寸缕。奈何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人道不公，而万物相争如刍狗，生而惶恐，死则相畏。故天地间走兽者鳞羽虫，草木者根叶花，莫不是强者恃强而强极，柔弱无力则命舛。然天之道恒健亘古，损有余而补不足，故而物转轮回，无恒强，无恒弱。且看千百年后，笑那强者因强极而灭，柔弱借残喘得生。

思及此处，忽而听得身畔音起，似是耳畔低语声不可闻，又如黄钟大吕般震入人心：“何为天地人？”

我洒然一笑，字顿答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话即出口，仍似初来时那般言语出口而声不可闻，但我心中却知晓这言辞话语已是久久回荡于此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那声音又问：“汝为何人？”

我如挣脱束缚，挺身迈步，近前答道：“旁人眼中，我不是我；我听旁人而思及己身，我不是我；万物澄澈如镜，我若见之，仍不是我；唯有扪心自问，我才是我。”

声音笑道：“既如此，何去何从？”

我迈步向前，身子渐渐淡去，口中犹自笑道：“我身明亮，如光晦遍洒四方；我心如风，无拘束遨游飘荡。何去？何从？与我何干！”声未几，我已是无影无踪。

又或一瞬，又或百年，那声音重又回荡：“心处囚笼，人生何处无死地；心若自由，却又有甚么可再束缚于你……”

声音淡去，只余这莹白所在，依旧无天，无地，四野无垠。

序 章

大业九年冬天，母亲身侧亲近侍女也不晓得我生辰八字究竟几何，只隐约记得母亲诞下我时恰恰是大雪初晴，西风冷冽，铅云吹开而缕缕阳光落下，后来父亲百死归来之时，我已将近周岁，这才从家主那里得了名字，明风，尉迟明风。

大业末年，兵荒马乱，记不得生辰八字亦非什么稀罕事情，只是母亲素来体弱，生下我后更是连路也行走不得，请了大夫不少，药方也是换了又换，只不见好。大业十年深秋，母亲强撑病体见了匆匆回来的父亲，便抛下哥哥铉音与我，撒手人寰。

父亲自是悲痛万分，而大哥那时年仅三岁，我犹在襁褓，纵然痛得撕心裂肺又与何人明言说起。前方战事吃紧，父亲不过是趁着轮换告假回来，匆匆将我们兄弟托与族中近亲，便又重回沙场。好在前方战事虽乱，却也是渐渐明朗即将一统，小心谨慎之下性命尚可无忧。尉迟家自家主敬德公以下大多军中任职，一家荣耀均是沙场浴血而得，父亲身为旁系亲军，自也不会例外。

五年后，唐王称帝，改元武德，定都长安。父亲却仍是安歇不得。唐国偏居一隅，辖关中、河东两地，外有突厥、吐谷浑、吐蕃虎视眈眈，内有薛举、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窦建德等一众豪强，危机四伏。天幸当今秦王殿下智勇无双，甫及弱冠便引军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先后平定西北、河南，而后南下，携雷霆之势跨天堑长江，兵临江南。至武德七年，唐国除却朔方梁师都附庸突厥暂无力征讨，已是一统华夏。

父亲虽征战连连，却也总算多少可返家歇息些时日，况战事未休，积功不断，官至游击将军，从五品下，朝堂族中，皆有名望。又在族中领了自家房产，武德元年续娶了上官氏。上官氏虽是续弦，待我兄弟犹若亲出，甚得父亲喜爱敬重，也让哥哥与我不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哥哥与我很是感激。来年我兄弟多了个妹妹。父亲兴奋异常，请示了族中长辈一番后，妹妹闺名定下，单名一个岚字。小妮子不似哥哥与我那般幼时与父亲生疏些个，每每父亲归来，总要嚷着陪她玩耍，于是父亲剑锋所指，我兄弟便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嘴上虽有抱怨，心中却甘之若饴。

我和哥哥三岁习文，五岁练武。尉迟家虽大多是军中武将，但要族中子弟须得允文允武，非双全者不得重用，十岁后则在宗家打杂五年，再由族中长辈定夺去

路，或入军中任职，或在朝中为官，抑或随族中长辈打理族产。

好在虎父无犬子，我兄弟二人资质尚可，无论文武在旁系族中均是佼佼者，弓马枪戟，刀棍拳脚，兵韬谋略，祭祀礼仪，虽是比较不得宗家公子华贵雍容，倒也随了那老兵亲卫叔伯们练得一点战阵中百死还生的雄浑气势。哥哥铉音身为我家兵户长子，宗家也更重视些许，于是被长房领去，常随了长房郎君身边，逢年过节之外，平素里也不常见到，想来便为大郎君亲兵随从，日后得了功名也可同父亲一般入朝为官，自是安稳。我则分在尉迟府后院，跟着老师傅看门护院，打理马匹，有时也做些劈柴扫洒的活计，虽是辛苦了些，倒也经常帮着赶车驾马，跑腿送信，尉迟府内外三教九流地打交道，也是学了些东西，更是偷着练了一身骑术。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秦王继位，改元贞观。家主戮齐王，从龙拥戴，位及国公。尉迟府外风云变幻，我们这些旁族家奴自是与之无关，只是须得小心些，不可落人马脚。

贞观元年春，尉迟家三小姐与房家、长孙家、裴家、程家等诸家小姐相约长安东郊踏青，我为随侍，自当侍奉左右。谁能料到，这大概也是我少年时最后一次安逸生活。



第一卷

少年逍遙



第一章 谁忆偷言轻助，踏马朔北，战浴血峥嵘。

幸虬髯怜悯，修艺寒洞

贞观元年，二月十五，初二那日过了龙抬头，族中的老爷郎君们自是不去理会这些农家之事，我们下边也不过三一群五一伙的出去凑凑热闹，打打牙祭。也不知是哪个嘴欠讨打，将那日里热闹景象说与了二小姐听，倒忘了平日里二小姐最喜热闹，虽天真可爱，却也最最调皮麻烦。

自从二小姐不再同大小姐一起学习琴乐女红，改去练那刀剑枪棒，后院里几乎每日都要鸡飞狗跳一番。二小姐先是软磨硬泡让家主留在府里护卫她的侍卫大叔做她的教习，还没练得一句半月便要拉着我们旁系同龄侍卫随从准备真刀真枪来回比画一番，说是要考校我们武艺如何，能否护得了院府捉得了贼子，我们战战兢兢看着二小姐把剑舞得晃晃悠悠，实在不知如何是好，旁边的侍卫大叔抬头望天，也不知那云朵有甚么看头。无奈下我们只好在二小姐那娇嗔怒叱声中拼命辗转腾挪高低窜走，把兵器递给二小姐剑上，甫一接触便立即弹飞出去，口中高呼二小姐武艺了得，小的们甘拜下风云云。

如此一来，二小姐倒也确实欢喜，老实安生了几日，大概是自以为武艺有成，等闲毛贼近身不得，准备向别家姐妹们炫耀一番。只是后来有一日大小姐兴之所至来了后院，想看看小妹游戏得如何。大小姐虽然娴静，却也不似二小姐那般没机心，没等我们跳个三两步便看出了端倪，当下也不点破，只是抿着嘴偷笑。第二日，二小姐拉着大小姐一起来了后院，劈头盖脸便是一通嗔骂，说我们有负她费力考校之用心，大小姐俏立一旁，听着还是一脸娴静，抿嘴微笑。二小姐怕我们还不认真，便让我们分阵厮杀，跟着她在府里后院大演军阵，还非要亲自弄来小鼓敲起了将军令，从那日以后，二小姐热情高涨，而大小姐每日闲暇之时便来后院，看着我们二十个小伙儿在那里狼奔豕突。

有一日家主回来，看了二小姐排演军阵只是哈哈大笑，倒是饶有兴致让二小姐领了一队人，自己又领了一队，让我们冲阵防守，结果自是了然，二小姐溃不成军，辛苦摆成的鱼鳞阵被破，惨陷敌手。这倒是让二小姐老实地念了几天书，不过自二小姐又是“学有所成”后，我们便重又操演起来。

大约是为了弥补龙抬头看热闹不成的遗憾，昨日二小姐差了几人，给那赵

公长孙家、梁公房家、褒公段家，还有河间王李家的几位小姐去了帖子，约了今日辰时到启夏门外，往翠华山去游春，一起过那花朝节。

我和同行的侍卫子鹏大哥备好车马，又安置好二小姐贴身马具，待二小姐春睡迟迟，梳洗出来，便向着南边启夏门行去。

行至半路，遇上了相邀而来的河间王李家二小姐与三小姐。几位大小姐俱是头戴帷帽，云鬟高耸，蛾眉弯弯，额上蜂黄，娉婷红妆，身上穿了少女间最是流行的红色石榴裙，又披了各色帔子，骑着高头大马并辔而行，李家三小姐还在那眉心贴了朵锡箔梅花，显得娇俏可人。李家二小姐虽年长些，也不过二七左右舞勺之年，旁这两位更是年幼，仍是少女心性，也算平日里不常相见，这会儿行在一处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几位小姐那随身婢子也时不时插上一句，为自家小姐支持一番。我家侍卫大叔与李家那侍卫长也算旧识，跟在自家小姐后面点了点头也不说话，我们几个小小侍从也互是笑笑，沉默着驾马前行。

待到了启夏门，等另几家小姐聚齐，便同向长安南郊那翠华山行去。翠华山虽是皇家行宫所在，那周围却也并非禁地，倒有不少文士墨客来此游赏，留下诸多诗词墨迹。我大唐初定，国泰民安，自武德五年开科以来，不少寒士学子以此为报国之路，待得了应试资格，便来长安考取功名，或是秀才、明经、进士，或是明法、明书、明算，往日坊间巷里，若运气好些也能见着那考中进士之辈。只是那能中秀才科者，莫不是万中选一的人物，平日里着实稀奇，才煞是少见。学子们于屋中刻苦研读，不免劳心费神，有时便邀上诸多好友同乡外出游赏以养精神，这长安周郊风景秀美之所也由他们寻出记下不少。翠华山自秦汉便是仙家道所，帝王苑囿，相传太乙真人曾于此修炼，学子们自然不会放过这等美景。

翠华山景色着实秀美，虽那奇峰异石并不多见，可到底是仙家所在，一派氤氲吉象，又是早春气息，万物复苏，一片绿意，几位小娘子也是兴致勃勃。一路行来，不少男男女女或骑马，或步行，同行那少年文士相互攀谈，不时放声长笑，或纵诗一首，若引得那少女们注意者，更是显得神气许多。行至深处，也有那富贵郎君，三五成群，使唤家丁摆好桌砚，置上美酒，兴浓之时仗剑而歌，或提笔著文，旁边三两美婢，轻谈浅唱，或是素手研磨，红袖添香。

几位小娘子今日兴致着实不小，一直游到晌午过半才由得婢子提醒，准备小憩一番。我们侍从自然手脚麻利地准备行帐篝火，取出食盒交给小婢，那食盒下面置有夹层，内间放了狭长炭炉，倒是不虞吃食冷掉。二小姐又突发奇想，令我们去射些雉鸡肥兔，野彘獐鹿，想要亲手烤来尝尝。侍卫大叔无奈，只得令我和子鹏去射些野味。